

长城瞭望

拔除“五多”的思想病根

■陈晓杰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诊治“五多”这个老毛病，也必须从源头抓起。

“五多”作为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在部队已存在已久，之所以屡禁不绝，必有其思想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抓住思想根子，连根拔起，与现下的制度双管齐下，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拔除“五多”的病根，再好的制度在落实过程中还是会跑偏走调，治理“五多”就难免再走上老路。

“五多”问题，其蔓在下，其根在上。长久受“五多”困扰，基层官兵看到的“五多”花样最多，体会也最深。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总结出几“怕”：最怕上面“突发奇想”，基层就得加班加点搞突击、抓落实；最怕上面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和好看，逼得下面热热闹闹做样子、轰轰烈烈走过场；最怕上面把消极保安全当政绩，只知一味封堵、高压严管；最怕上面总拿过去的经验和观念框定变化的现实，一抓工作就发文、开会、讲话；最怕上面“刷存在感”，而且都来基层“刷存在感”……

细察这诸多“上面”的源头，问题还是出在个别领导干部的思想上。有

的政绩观错位，为出名挂号、谋求私利，整动静、搞动作，热衷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有的是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业务为半径，各划各的圈，全然不管彼此的交叉重叠。有的就是懒汉思想，为图省心省事省力，不管什么工作，都用发文、开会、讲话模式往上套。有的摆脱不了惯性思维，似乎除了文电、会议、检查评比、派工作组，就不会开展工作了，也不愿意开动脑筋开拓其他工作方法和手段。只要这些思想病根一直在，“五多”就会源源不断地被输出。也只有拔除这些思想上的病根子，克服“五多”为基层减负的目的才不会落空。

战争年代，革命军人心中只有一件事：打赢。因为打不赢，就可能给部队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有时几条板凳、甚至就地一坐，半小时就能开个碰头会；半页纸、几行字，就是一篇简练的战斗通报。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报只有6个字：“饥无粮，寒缺衣。”反观今天，我们有多少时间浪费在了无效的会议上，又有多少时间用在了工于辞令、长篇大论上？4间土房、1部电话、3张桌子，在

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里，毛泽东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西柏坡期间，毛泽东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前线战争。今天我们的办公条件好了、指挥手段新了，但为什么一些指挥员“五个不会”“两个能力不够”问题依然存在，身边“传声筒”“应声虫”“笔杆子”多了起来？怪“五多”吗？不，是背后制造“五多”的人的思想根子出问题了，旁逸斜出太多，将主枝都岔偏歪了。

思想上的病还是要从思想上解决。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当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认真检视反思，不仅要治治表面上的“五多”，也要找实造成“五多”的思想病根，从思想根源上挖掘、剖析、整改。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思想深处的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以思想上的破和立，从上下带动下解决“五多”问题，切实把基层负担减下来，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把官兵干劲鼓起来。

洪水决堤之时，没有一滴水是无辜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少人是一边喊着痛恨“五多”，却又在一边制造“五多”；一些人思想上有觉悟，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具体事情，还是不自觉就回到到习惯的老路上；还有的是上面说一阵就抓一阵，不说了各种规定措施就又被束之高阁了。“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想彻底告别“五多”，就需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虚情假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空喊不行，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也不行。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要领导和党员干部带头以思想上的自我革命转变观念、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做好根源上挖掘、剖析、整改。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思想深处的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以思想上的破和立，从上下带动下解决“五多”问题，切实把基层负担减下来，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把官兵干劲鼓起来。

解决“五多”问题 减轻基层负担③

古田军号永远嘹亮

■乔壮华 贾如军

8月1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在全国上映，隆重献礼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影片以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角，讲述了1929年红四军进入闽西到古田会议召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再现了年轻的革命领袖带领一支年轻的军队，倾尽心力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毛泽东亲自为大会起草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这是我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也因人民军队在此定型、政治工作在此奠基而名扬天下。

人们记住了古田会议的伟大成就，却容易忽略真理的来之不易。90年前，这支军队头顶着大革命失败的阴霾，还面对着党内分兵分权的争议、红军内部种种旧军队的积弊，从迷茫者到普通士兵，多少人心充满着迷茫和困惑——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古田会议前，我军作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尚未完全定型，“有些人不把我们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有的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有的对战士的错误放任纵容，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破坏群众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

那时候的军队，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对此，毛泽东体会颇深，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深知，古往今来，揭竿而起的武装力量数不胜数，而最后往往沦为满足个人或小集团私欲的队伍，遇失败而哗变溃散。没有崇高信仰引领的军队，是靠不住、稳不住的。这种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于“没有政治灵魂”。

从三湾改编开始，到古田会议定型，中国共产党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条主线，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以此为核心确立的红军性质、宗旨和一系列理论方针原则和制度，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为红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真正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之茂者其实遂，骨之沃者其光晔。此后，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以劣胜优，在围堵堵截中保留火种；能在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从容自信不畏艰险；能在十四年抗战中，浴血奋战撑起民族脊梁；能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把蒋介石赶到台湾；能跨过鸭绿江将头号帝国主义打回三八线……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正是因为古田会议精神指引方向。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向哪里就向哪里，这是人民军队与别的军队最大的不同，也使人民军队具备了崇高的政治灵魂。

这往以以来为师。重温古田会议精神，是为了记住“从哪里来”，更是为了明确“向何处去”。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纷繁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敌对势力争夺人心、搞乱军心的手段不断翻新，面对铸魂与祛魂的较量、固根与毁根的拉锯，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态度要特别鲜明，行动要特别坚决，要让古田军号永远嘹亮，让古田精神永放光芒。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先烈、告慰先辈、一往无前。

跨界思维

给官兵一个“原生态苹果”

■狄伯文

被誉为“善讲中国故事的改革者”赵启正，曾经以“原生态苹果”来比喻舆论宣传和信息公开，提出要自然生长的“原生态苹果”献给受众，不必非要为人家提炼出“维生素C”。这一生动比喻对于部队的政治教育不无启示。

赵启正认为，“原生态苹果”就是要讲真实的故事，要讲情节。因为故事离真理最近。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做过多年舆论宣传工作的他记得，只讲数据和道理，受众就会认为你在说教，是提炼出来的“维C药片”，如果是讲故事，他们就会记住情节，“原生态苹果”会以其真实性、生动性打动受众，让人信服，并从中悟出道理。

联系到现在的部队，仍有一些教育者总怕官兵理解不了、理解偏了，精心提炼理论精华，惯于向官兵灌输干巴巴的道理。有的一上来就是“一是……二是……”，全是要点，不仅要官兵记下来，一些还需背下来；有的倒是能说会道，但就是“一捆捆的马列主义往下拿”，不联系官兵，也不联系实际；有的对于官兵关注的热点避而不谈、谈而不透，就靠给官兵隔离出来一个“思想安全区”，结果不仅把官兵讲麻木了，也把他们对政治教育课的热情浇灭了。

现在的“90后”“00后”官兵，从小生长在互联网时代，思维活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思想也比我们想象的成熟。对于一个问题，他们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大道理他们也都懂，关键是如何入脑入心。然而，不带血肉的理论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感，硬往脑袋里塞也不契合他们的接受习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原生态苹果”，去自我体悟、激发表达，启发和锻炼自己的“思想牙口”。

人们常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前提是一棵树和另一棵树必须紧挨着，拥有平等互动的交流，这样才具备“摇动”的条件和可能。如果教育者老是担心官兵这个消化不了那个消化不了，什么都要“榨成汁”“熬成泥”喂到嘴里，甚至是提炼成“维生素C”，不仅会造成对方消化能力退化，而且喂的东西对方也未必爱吃。

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充分尊重和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给他们一个“原生态苹果”，相信这样的教育会起到更加触动人心的效果。

谈训论战

说好军语也是战斗力

■任晓勇

在一次进攻战斗中，某营向团指挥所报告：“我营一连攻占多个要点，伤亡严重，请求支援。”团指挥员将“一连”理解为建制的一连，便调整部署下达向纵深推进的命令。实际上，这“一连”是“连续”的意思。最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该营占领的阵地被敌人反扑夺了回去。战场上，一个字句、一个手势、一条旗语，都有可能决定胜负，影响战争全局。这一战例从反面告诉我们，说好军语也是战斗力。

一位军事理论家曾说：“没有军事术语的统一，便不能准确地交流思想，势必影响以后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指挥。”与其他领域相比，军事行动历来强调敏捷、高效、协调、一致，对军事用语的规范性、精确性要求较高。无论是战备建设、作战指挥，还是教育训练、部队管理，都要依靠标准语言——军语来传达。离开军语，部队上下就难以做到命令统一、步调一致；滥用军语，则可能给部队执行任务带来各种风险，甚至会贻误战机、导致失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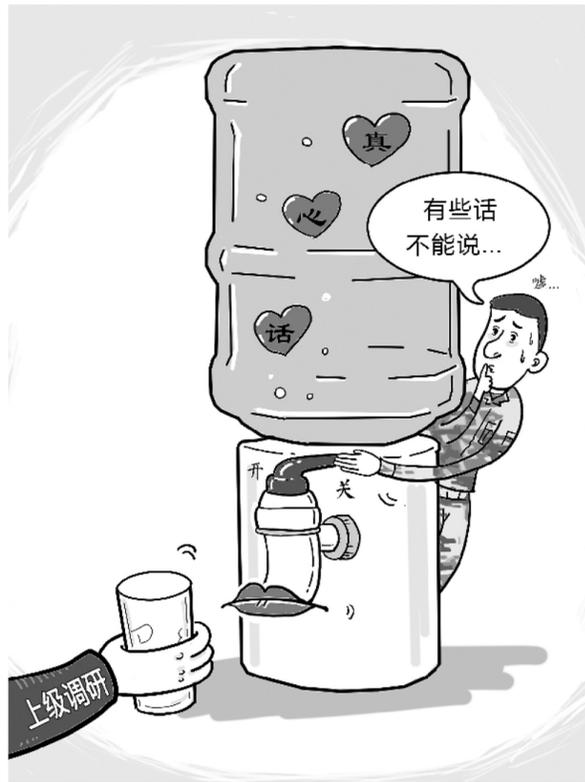
转变训练作风，强化实战观念，说好、用好“战场语言”是基本功，也是软实力。尤其是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战场空间全域多维，作战要素高度联动，作战节奏空前加快，作战管理更加精

细，没有统一的军语，出错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协同的效率就会急剧降低，甚至可能打乱仗。只有将联合训练的基础打牢，到了战时才能游刃有余。比如，陆军某集团军要求各旅指挥员除了学好用好本军兵种的军语外，还要研习其他军兵种的常用军语。“海里”“节”“链”等海军军语，融入了陆军的日常训练，以便为浮渡装载、海上射击、抢滩登陆等战斗协同做好准备。

当前，一些部队在使用军语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不注意使用军语，把军语当成了可学可不学、可用可不用的“摆设”；有的凭感觉想当然，比如“包围”“合围”混用、“番号”“代号”不分；有的滥带敬词，表面“客气”实损威严，比如“请稍候”“请入列”等；还有的用网络俗语代替，变成“另类军语”，比如，把“明白”变“欧了”、用“老板”称呼首长等。

军语是全军通行的标准化语言，看似简单但要正确使用、收到实效并不简单。每名官兵特别是指挥员，应牢固树立标准意识，对相关的口令、手势、旗语等，不但要耳熟能详，而且要融入训练实践、力求精益求精，做到既无“冗余口令”，也无“模糊语言”，努力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作者单位：32127部队)



据悉，某单位在上级专项调研组到来前，专门挑选调研谈话对象，并对其集体吹风，要求与调研组小组谈话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要心里有数”。此种做法不仅让官兵心生不满，更无法让上级了解实情，不利于单位的长远发展。

这正是：知道上级来调研，官兵言论安开关。堵住嘴巴理祸患，实事求是利长远。

郭佳兵文 周 洁图

玉渊潭

荡一身之寇而平之

■杨 欢

明朝的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说，为将者不仅要“能剿外寇”，而且还要“能攻心寇”。他还说，善立功者荡一方之寇而平之，善立德者荡一身之寇而平之。这里的“一方之寇”指的是外寇，而“一身之寇”指的则是心寇。

何谓心寇？侵心之敌也，也就是害人害己的邪恶之念。相对于或强大或弱小的外寇，心寇暗藏于人心之一域，不肯露出真容，不为外人所睹。如果一个人讳疾忌医、怕丑怕痛，听任心寇作恶，不但不可能建功立业，迟早有一天会身败名裂。

诸葛亮在《将苑》中指出：“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这“八弊”无疑是军人需要提防的“心寇”：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

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

心寇种类之多，表现之繁，危害之烈，多少人心知肚明，可又“哀之而不鉴之”，如飞蛾投火般地上演一个又一个似曾相识的悲剧。

战国时期魏国庞涓，“自以能不及孙臆，乃召之；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最终死于孙臆之谋的乱箭之下。同样，项羽有勇无谋，居霸王之功，贪天下之誉，入秦都大肆掠夺珠宝、美女，可谓愚而贪，终落得个霸王别姬的下场。清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战功赫赫，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但是他倚功造过、骄横跋扈，贪敛财富、结党营私，平日飞扬跋扈，气势凌人，“异己者排斥，趋附者荐拔”，

最终被削官夺爵，赐自尽。

“儆事之将，恒由于贪。”贪可谓是一心寇之首，为将者一旦心生贪念，贪于军中，则部属生怨，士离军心；贪于军外，则容易受制于人，失机堕术。即使有“平生宏远之谋”，也难免要陷入“半筹不展”的困境之中。所以，为将者当以“众之生死、国之存亡”为大任，不可怀“染指之情”。

《草庐经略》中言道：“将能心澄如水，则德盛而威自张，万众仰之惟谨，故人闻风而畏服。”汉代的卫青出身卑微，母亲是平阳公主家的女奴。后其姐姐被选入宫，并被立为皇后。卫青先后7次率军出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但他有功不居功，且身为皇亲国戚，位尊不恃，为人宽和，不挟私怨，多次把皇帝的赏赐和军功让给

部下。“飞将军”李广遂道失期自刎，李广之子李敢，把父亲之死归罪于卫青。为替父报仇，他伺机把卫青刺伤。但卫青宽容大度，不但没有追究李敢的责任，而且隐瞒其事而不使人知。卫青之所以成为名垂青史的战将，除了“剿外寇”的功和能，更有“除心寇”之后表现出来的德和识。

“欲事立，须是心立”。我党我军一贯重视党性修养和道德建设，特别要求党员干部主动检视自我，常掸心灵灰尘，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涵养浩然正气，塑造高尚品格。

刘伯承元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可他从不居功自傲。苏联作家西蒙诺夫说，刘伯承是他所见过的将军中最谦虚的一个。刘伯承年轻时投身革命学生军，有乡邻劝他去经商发财，他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愿一身之富贵！”当他脱离军阀部队时，有人要拉他重新在军中任要职，他严词拒绝：“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唯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兵兵抗，民将不民，并非为博取虚名和荣誉。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说是有限无味了。”

知人者智，自知者强。我们若想回答好“胜战之问”，战胜那些拿枪和不拿枪的敌人，首先就要拿出战胜自己的气概，下决心“荡一身之寇而平之”。(作者单位：63936部队)